

国家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成果
国家文科基地（中文）创新实验区建设成果

木铎之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散文作品选

丛书主编 李西建
本册主编 朱 鸿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木铎之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散文作品选

丛书主编 李西建

本册主编 朱 鸿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JC12N04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铎之音 / 朱鸿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3.9

ISBN 978 - 7 - 5613 - 6221 - 1

I. ①木…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7951 号

木铎之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散文作品选

主 编 / 朱 鸿
责任编辑 / 杜莎莎
责任校对 / 姚晓埂
封面设计 / 诗风设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10 千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613 - 6221 - 1
定 价 / 4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26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进一步推动陕西师范大学国家级汉语言文学特色专业的建设,提高国家级中文(基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深化基础教育研究与语文教学改革,在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下,文学院将陆续出版与此相关的建设成果,以全面展现学院在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及经验。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先贤及同人的努力,学院形成了“厚德积学,严谨求实,兼容并包,彰显个性”的学术传统及“重基础训练,重学术规范;重人文教养,重理论素质;重社会实践,重能力提高”的人才培养理念。目前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已发展成具有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国语言文学基地、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创新班、文秘教育及对外汉语教学等多学科的专业学院。学院先后成立文学研究所、辞书编纂研究所、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基础教育语文研究中心、周秦汉唐文字研究中心、《史记》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多个科研机构,并拥有国家中文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等学科平台。优质的教学资源和雄厚的科学研究实力,吸引了海内外多所大学的莘莘学子来我院学习,其中不乏港、澳、台地区的有志青年。在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学院始终坚持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放在首位,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育人为本,努力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与质量。2007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批成为首批国家

级特色专业,2008 年国家文科基地(中文)班获批成为国家级文科基地(中文)创新实验区。

作为建设成果的展示,本套丛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既包括研究性论文、论著、名师讲座报告、基础语文教育研究成果,又包括较好体现了我院师生人文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多种艺术作品,如诗词曲赋联作品、书法作品、散文作品等。注重中文专业能力的传承与提高,注重学以致用,不断为当代文化建设与基础教育服务,注重师范教育专业水平与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出版本套丛书的基本宗旨与目的。本套丛书凝聚了文学院教师长期致力于专业教学及研究的心血,是多年工作经验的提升与总结,有着较强的实用性与示范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因出版经验与学识的欠缺,本套丛书的出版可能会留下诸多遗憾,也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

丛书编委会

2010 年 6 月

目 录



杂文、讽刺和风趣	朱宝昌 1
晚秋	郑伯奇 10
关于西安的文艺活动	郑伯奇 11
华山抒感	霍松林 14
鸡年抒情	霍松林 18
人为什么要作诗	
——《垦稼诗词稿》序	霍松林 19
歌乐山下的“信天游”	马家骏 22
个园探幽散记	马家骏 24
怀念季羨林先生	马家骏 26
祖母和观音	侯雁北 29
人必须站着	侯雁北 31
楼谷闲民	侯雁北 34
未曾遗忘的人	习曼君 36
三临世贸大厦	习曼君 39
耄耋老人心不老	习曼君 41
我眼中的卫俊秀先生	阎庆生 43
一双眼睛巧取譬	阎庆生 46
秋日怀孙犁	阎庆生 49
绿蛾青鬓翠黛长	郭芹纳 51
李白诗歌与陕西旅游	郭芹纳 53
炊饼、馍馍、饽饽	郭芹纳 55

去职心语

- 《大学有大爱》自序 刘 路 58

山高水长

- 贺恩师阎景翰(笔名侯雁北)80华诞 刘 路 60

- 大明宫:大气与优雅 刘 路 61

- 邂逅之美 尤西林 65

- 论氛围音乐 尤西林 68

- 保育小学:与社会现实相隔离的美好心灵教育 尤西林 70

周粟·周风·周礼

- 谈岐山嫂子面 傅功振 74

为先生寿

- 奉贺霍松林先生九秩华诞 傅功振 80

秦音·秦字·秦人

- 也谈 biangbiang 面 傅功振 84

- 孤鸟、残垣和雪 张国俊 88

- 搅团 张国俊 91

- 婆婆娘 张国俊 93

- 端午节 胡安顺 98

-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记 胡安顺 101

- 庚寅年重阳节祭轩辕黄帝文 胡安顺 102

- 悠悠情绕苏公塔 黎 羌 104

- 梦幻天鹅湖 黎 羌 112

- 《阳光三叠》与《玉门出塞》 黎 羌 121

妇女博物馆工作手记

- 蜡染 屈雅君 127

- 今生一件事 屈雅君 132

- 百花冢 屈雅君 144

曾经的话语	张志春 153
君子风度	张志春 156
少陵原：一树盛开的梅花	张志春 158
白烨其人其文漫说	李西建 161
不是忆苦	刘明琪 168
狼打滚儿	刘明琪 173
搬家“惊魂”记	吴 进 177
归国杂感：吸烟	吴 进 182
归国杂感：称谓	吴 进 189
春之榕树与木棉树	樊列武 196
难忘导师的来信	
——纪念黎风先生	李继凯 199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朱 鸿 205
辋川尚静	朱 鸿 216
听启功先生讲书法	党怀兴 220
守望理想	
——《若水》篇首寄语	郭迎春 224
红雪	唐晴川 226
散文的时代	李 震 231
二胡的怀念	李 震 234
种地	段宗社 237
周文王的剩汤	
——岐山臊子面风俗散记	段宗社 246
说“子见南子”	段宗社 249
“Haihezi”之谜	蒋鹏举 254
家有“高邻”	蒋鹏举 256
体会作诗	蒋鹏举 258

天水记游	何如月	260
一封读者来信	何如月	263
与电视有关的童年往事	何如月	265
雕刻时光	梁 颖	270
生命既要好,又要长	梁 颖	274
由高考语文题想到.....	李永平	277
人在路途	李永平	279
看电影和一个人的别裁史	裴亚莉	281
住在乡村附近	裴亚莉	295
玫瑰的故事	吴 媛	305
我的“阿童木”	吴 媛	307
关爱男人	吴 媛	309
安德里亚·波切利:音乐天使	孔朝晖	312
金环上的钻石——苏兹达里	孔朝晖	313
明朗的林绿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	孔朝晖	315



朱宝昌简介

朱宝昌(1909—1991年),字进之,号希曼,江苏泰兴人。14岁入上海复旦大学中学求学。20岁先进之江大学,后转东吴大学读国文系。1933年转燕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获硕士学位。1955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6年秋起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任副教授。

毕生献身教育事业,近40年来一直教授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其著作不多,著有《论体》,翻译过罗素关于西方哲学家的介绍文章。出版了《分析批判罗素哲学的纯客观主义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罗素哲学作了新的评价。1957年发表了《杂文、讽刺和风趣》一文后被错划为右派,从此20多年来未能笔耕。1969年带病撰写《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一书(1989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遗有诗词和部分文章。

杂文、讽刺和风趣^①

朱宝昌

杂文或小品文,近来人们对它的意见是很多的。有一种论者这样说:大陆解放后再用不着杂文了。尖刻的讽刺是杂文的灵魂。这是对敌人使用的武器。在人民内部使用,足以破坏团结。据一位论者说,他就有个朋友因遭受到讽刺而工作态度消极了。这可怎么得了呢。另有一种论者说,美帝国主义还存在,因之杂文也还应该允许存在。意思很明显,和第一种论者一鼻孔出气,有朝美帝国主义者不存在,杂文也将和它同时进入坟墓。呜呼悲哉!杂文的命运竟是

^① 选自《朱宝昌诗文选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这样不幸！幸而还有第三种论者，他们认为杂文，以讽刺为灵魂的杂文，在人民内部应该永远存在下去，我是同意这一说法的，有感于这一派的声音还很微弱，故不自量其寡味，想替他们摇笔鼓唇，呐喊几声，助一助威。

我时常感觉到：有许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用不着讨论。当前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但有什么办法呢？不成问题的问题偏偏成为问题了。宇宙甚大，狂蜂有息，而微蚁有声。兹篇之作，在主张齐物哲学的庄周看来，无非也是狂蜂微蚁的声息而已。和我的论敌的见解不必有高下优劣之分。我既不是庄周的信徒，却还不妄自菲薄到这个程度。

杂文和诗歌、小说、戏剧、正规论文同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艺术之宫里，把它的地位排得高一点、低一点，都无不可；但无论如何，即使排得低一点，它敬陪末座的分儿总该有的。只要这个艺术之宫永远存在，杂文也该永远存在。天下大乱，它要存在，天下太平，它也要存在。它自古以来就存在，今后还要存在。这难道不明白么？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凭什么忽然讨论到它的存废问题，又凭什么将它和美帝国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写完了这一段文章，姑且也叫它作文章罢，自己检视了一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是在对谁说教呢？难道这肤浅的理论会有人不懂么？我未免太轻量天下士了，真是罪过之至。

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今天已不存在或行将不存在事物是有的，不是没有。皇帝不是不存在了么？女人的小脚也不存在了。还有……官僚主义、党八股还存在，行将不存在了。人民正在党领导下（不是个别党员），以排山倒海之力和它作战。杂文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等于花木的一个品种。和以上一切毫无共同之处。

论它的政治历史，它是清白的，在任何时代，它都是反抗黑暗的先驱。在艺术之宫里，作为花木的一个品种而论，它不像诗歌那样娇贵、那样难于培养，我自来是不敢接触诗歌这位林黛玉似的女神的。作为一条战斗的武器而论，它不像小说那样笨重。以为服务态度论，它宜雅宜俗，春风满面；不像那正规的科学论文、哲学论文，虽然忠心耿耿，但是满脸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

苏联曾经讨论过形式逻辑的存废问题。这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1951年，才算查清楚了这个复杂的家伙的历史。现在它已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的光荣工作岗位。夫清楚与清白，盖有间矣。形式逻辑的确曾经和反动



的形而上学长期纠缠在一起,但它本身的确并不反动。形式逻辑尚蒙人民录用,杂文的历史简简单单、清清白白,反而要遭受人民的遗弃。这叫什么作风呢?无以名之,名之曰楚怀王的作风。

然而,为什么忽然计谋到杂文的存废问题呢?从哪儿吹来的这一股歪风呢?这毛病就出在讽刺上,据说,杂文是以讽刺为灵魂的。

姑不论杂文是不是以讽刺为灵魂的,离开了讽刺,还有杂文没有,暂且接受论者的前提,肯定杂文是以讽刺为灵魂的,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人民内部就不需要它呢?

关于这,我是有痛苦经验的,听到这样的论调,觉得怪不舒服。好容易及身亲逢百家争鸣的盛世,我不免也要鸣一下,我既不能像可爱的小鸟那样依人婉转,鸣声也绝不会如轻莺之出谷。对于某些人一定也是很舒服的。管它呢,不舒服一下死不了人,过一会子就好了,就忘记了。

我是对讽刺颇感兴趣的。不但喜欢讽刺人,也喜欢人家讽刺我。这话说来也许人家不相信,你为什么这样贱骨头呢?我相信:任何人都有崇高的一面,也都有向下的一面;都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都有自私自利的根性。这二者互相消长,哪一种思想当权,便把它引导向哪一个方向走。尖刻辛辣的讽刺,透过高度艺术性的语言,里面包含着讽刺者一颗鲜红纯洁的良心,对于被讽刺者来说,是晨钟,是暮鼓,是当头一棒,是大声一喝,是道德教育,也是艺术欣赏。论其严肃,如秋雨雨人,论其湿润,如春风风人。唯有活泼精悍的杂文能负担起这个光荣任务。当一个同志做了一件好事,受到了群众的赞美,有点飘飘然了,这时正隐伏着他堕落的危机便轻轻刺他一下。当一个同志昏愤得不知人事了,崇高的向上的精神完全被另一方面压下去了,便重重刺他一下,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便开个会,每人拿一管讽刺的枪,重重刺他一下,其道可以行于父子夫妻兄弟之间,这总该是内部到无可再内的人生关系了。什么?在人民内部再也不需要讽刺了,因而再也不需要讽刺的杂文了,说的是哪一门子的梦话呢?这不是讽刺的对象而是怒骂的对象了,人民内部不但用得着怒骂,而且用得着比这更重的呢!

然而关于这,我是颇有痛苦经验的。

我曾有一个不长时期,据说由于思想不正确不能讲书因而只能担任修改学生作业的光荣任务的。我的名义是教授,做的是助教的活,这自然是由于我思



想不正确之故。不料我修改学生作业依然如讲书一样,又造成了很大错误了。我在批语中,对学生作业的文理不通、用字不当采用了很轻微温和的讽刺态度。区区之意,想使学生们脑子对离奇的错误有较深的印象。我也完全承认:书不过是以记姓名而已。文字通不通对于作为一个英雄人物并没多大关系。我的领导不就一字不通么?他自己也承认。但因为是英雄人物之故,就能判断我的思想不正确。不过,学生总不能和他相比,总以弄通了为好。不料我的方法又搞错了。

一天,我的领导来向我提意见了,他是奉了更高一级的领导之命而来的。首先,他完全肯定了我对现在的工作是能胜任的。接着,便说对学生的不通讽刺的态度,哪怕是轻微的、善意的,也不合新社会的要求。

对于我那位领导和更高一级的领导的各方面的水平我心中是有数的。他们是连马林科夫在联共党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不从头到尾看的。他们是连苏联审查清楚了形式逻辑的复杂历史,一共发表了十七篇文章,这十七篇文章已经译为中文一事也不知道的。

一天,我的领导气愤愤地对我说:“我们自有我们的逻辑,你要讲形式逻辑请到别处去。”

我问良心,并未对学生讲形式逻辑,知道对他说不清,便不和他辩剖这一点,也气愤愤地说:“你们的逻辑也是我的,形式逻辑你们也不能不要。”

对于我的态度的强硬,他感到惊异了。他心中大概在想:“这不反了么?”

我接着又问他:“首长知不知道苏联对形式逻辑已重新估价了,已出了这么厚一本书?”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比。

他心里发软了。虽是英雄人物,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也和庸人一般困难。他说:“不管怎样,我们不要你在这里讲形式逻辑。”我确实在他们那里并没有讲形式逻辑。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物,能说什么呢?既不能打他,也不能把他关起来,唯一的办法是讽刺,通过讽刺,让他不舒服,让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昏愤,自己并不是先进人物。无知和昏愤的状态一天不有所改进,不舒服便要一天继续下去。这样,让他们知道做一个领导,不能不读书,不能不思考,不能随随便便把落后的帽子加在不合己意的人的头上。

我于是恍然大悟:反对讽刺的论调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的笔下,播腾在什么样的人的口中;一听到讽刺二字就如同触了电一样,就如同摸着蛇蝎一样的人是一



种什么心境了。

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尖刻辛辣的讽刺!

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值得提出来明确一下。在今天我们的国家里,一千几百万共产党并不是一千几百万莲花化生的活佛,团结在伟大的党的周围的六亿人民也并不是六亿纯洁善良的圣僧长老。谁也不否认,在领导国家前进的这一个党的核心组织中,有的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人;有的是过去流了血,今天在继续流汗的人;有的是骨子里党性原则很强,在生活作风上平易近人的人;有的是深知人民疾苦,自身又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但也有另一种人,既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又没有文化知识、技术知识,把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刻在额角上,把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都踏在脚下。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很个别的。在这六亿人民中,更是鱼龙混杂,有一些人,用迎合旧日统治阶级的伎俩来巴结某些变了质的共产党员。这一切,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可悲观的,说出来也不必怕我们的敌人见笑。这正是深山大泽!我们的监狱、刑罚还远没有到废除的时候,怎么我们的论者便首先看不得带有讽刺意味的杂文,以为这有悖于诗人忠厚之意呢?如果我们的论者不是如上面所说,和昏愦无知的官僚主义一鼻孔出气,那就未免太天真可爱了。

毛主席不是说过么,人民犯了罪,一样要坐班房。我们古先的哲人不也说过么?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共和国的公民大胆泼辣的风格,对不合理的现象随时随地都显露出尖刻清醒的、理智的、不能容妨的光芒,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共和国的气象便会焕然一新。对于某些人肯定是会不舒服的,但是在不舒服的过程中,恶就积不起来,坐班房的不舒服就可以免去。

可惜的是:近年来的风气完全不是这个样。某些党员和非党员不止是相隔一道墙,而是相隔万重山。非党人士看见了某些党员,如同老鼠看见猫。这些党员是吐词为经,出言成法。最令人伤心的是:某一个党员昨天刚给我们致了训词,我们也都被迫谈了听训以后的心得体会,无非都是大大提高了一步了,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了。白痴才会相信有一个人说的是真心话。但是,不这样说过不了关。一到第二天,党报上登出来了,这个致训的党员记大过了,留党察看了,原来他这一段时间的言行无一不是与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这时,强迫我们谈心得体会的另一些党员们见了群众并不脸红。他们硬是昏愦无知

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允许人们根据清醒的理智说出内心的真话，这话对于那位经常爱到处致训词的党员可能很不舒服，但是经常受到群众的教育，便可以免于受到党纪的处分。

据我的那位领导说：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揭露黑暗的讽刺文学用不着了，应该代之以歌颂光明的文学。我的领导就曾一再向我耳提面命，他说：今天需要歌颂人民的文学，鲁迅的时代过去了。他就不许我给学生介绍鲁迅的文章。

这话和上文所说的第一种论者的言论大同而亦小有不同。第一种论者反对讽刺的杂文的理由是足以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虽然庸俗得可以，但其心还可嘉。我的这位领导则压根儿不承认新社会有黑暗的一面，而且因为今天已无黑暗可以揭露之故，连解放前揭露旧社会黑暗的鲁迅的文学也不许读了。据他说：这些技巧学了也没用，歌颂光明需要的是另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向什么人的文学去学习呢？他没有指示，大概只要听他的政治报告就得了。

我竟不知道：原来现在是舜日尧天，五日一风，十日一雨，日月星辰，无不各得其所！

我无法同意我这位领导的意见。我以为有光明就歌颂光明，有黑暗就揭露黑暗，这里面有一个总的一贯的原则，为了使社会更进步，使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这叫作什么主义的文学呢？我不懂，我也懒得管。我觉得实事求是，我们今天就需要这样的文学。就这样，让能动笔的人的笔都动起来，让文学的花园里繁荣起来。然而，给安上个什么主义也可以，不安上一个什么主义也可以。

先有文学而后有主义，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有文学。

对于歌颂光明和揭露黑暗的人，不必，也不可能要求其全面，只问他所歌颂和揭露的是不是真实的，通过了他自己的感情没有。

在毛泽东的时代还有没有黑暗呢？肯定有！在人民内部，在领导的机构里都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不到的角落多得很。必须有勇气和雅量承认这一点。大胆揭露黑暗的人和热情歌颂光明的人一样，同样是共和国忠心耿耿的公民。上面说的我的这位领导就是印度一位女神“黑暗天”的化身！他专制，蛮横，无知。他在哪儿领导，哪儿的学生就面黄肌瘦，得不到精神的食粮。看，鲁迅的书都不许读了，天下还有可读之书么？这还能令人容忍下去么？

至于毛泽东时代的光明的一面，那是难于赞叹的！也唯有正直的公民，忠



心于共和国的公民,看见黑暗一面的眼睛才看得见。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是看不见的。他们成天要人歌颂光明,其实就是要人歌颂他们。他们逻辑很简单:他们是共产党员,歌颂他们就是歌颂党,歌颂党就是歌颂人民。必须对他们说:可爱的同志们,这逻辑是不能成立的。春梦久已应该醒了。此刻醒来,虽迟了一点,也还不算太迟。

我有幸在长江大水期间到了武汉。那是怎样的一片滔天洪流呀!伟大的人民在党领导下和洪水搏斗是怎样一幅动人的图画呀!是一首诗,一首伟大的空前的史诗!沿江的防洪大堤在夜间灯火如白昼。解放军战士和工人兄弟夜以继日地在堤上冒着生命的危险,守卫着祖国的心脏。天气是酷热的,装器材的载重汽车,穿梭一样,在江边上驶来驶去,尘土蔽日,风沙扑面。十步一个电话联络站。我在一个站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赤着一双脚,那一双脚不是白如霜雪,而是又脏又黑,一面接电话,一面在尘土风沙之下吞着又干又硬的大饼,每一个人——解放军战士、工人、年轻的姑娘,他们都是那样庄严、沉重,又都是那样从深心里透露出乐观的信心。他们知道灾难是深重的,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面对着他们,我真想跪下去,跪下去,如郭老在一首诗里所写的,把他们脚上的泥土舐个干净。我想:传说中的大禹、墨翟也不过如此。

夜深了,我在马路上巡礼。在那样水灾的威胁下,市民们镇静的心情也是令人惊奇的。在凶恶的自然敌人面前表现出那样安闲的气度,这只能解释为对党有了高度的认识的缘故。市民们一面乘凉,一面开居民小组会,一些年轻干部在向他们报告在防洪的前线上斗争的经过。听的人是那样安详、沉静,讲的人是那样的委细、周到。

白天,我从一栋大建筑物门前经过,里面飘来了悲哀的音乐。这是在追悼一位为防洪牺牲的忠勇的市民。我不自觉地立住了脚,以一个香客的虔诚的心情向死者表示了我心中的默哀。

像这样伟大的、动人心魄的场面,不但不是蒋帮统治下的旧中国所能有的,又岂是任何时代所能有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这样的战士,这样的工人,这样的青年,这样的市民。

谁不乐意歌颂这样伟大的场面呢?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义务。假如不动笔,只能基于一个理由,即自己太渺小了,笔太不像一枝生花彩笔了。但这有



什么关系呢？正如一个老大娘看见了我们的战士一定要献上一杯白开水一样。

但是，领导并不鼓励人这样做，相反，还暗示不要轻易动笔。我怀疑他对于他所领导的那个小天地以外的事情根本失去了兴趣。再加上他脑子里有不知其数的清规戒律，怕人要歪曲了英雄人物的形象。

我曾写过一篇谈文学理论的文章。一位领导说，有看过你那稿子的一位同志说，里面还存在着问题。

存在着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总之是存在着问题的。

我又曾经想注释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一位青年同志可惊得呆了。在会上批评我时，他说：竟不料你是狂妄到了这步田地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文章里提到鲁迅在《风波》这篇不朽的小说里以善良的心讽刺了七斤和七斤嫂，对九斤老太的态度也不十分恭敬。新的风波来了。第一，农民是讽刺不得的。第二，说鲁迅讽刺农民，这是对鲁迅的侮辱。

假如对他们说在解放后的今天，农村中不守法度的干部还打骂农民呢，还把农民捆起来呢！从不曾看见他们对于这类不可容忍的现象表示过应有的义愤。相反，还不许人谈，即使党报上登载出来，也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伪装不见。人们硬要谈时，他们便硬要干涉，干涉的理由是：看不见新社会的光明面。再要谈下去，看不见新社会光明面的逻辑要发展下去，天字第一号的可怕的结论就要得出来了。

然而，农民是讽刺不得的，鲁迅也不曾讽刺过农民。

“三十亩田一头牛”的思想讽刺不得，封建迷信的思想讽刺不得，干涉儿女婚姻自由的思想也讽刺不得，一切的一切都讽刺不得。

我于是恍然大悟，我固然没有揭露黑暗的自由，也没有歌颂光明的幸福。

揭露黑暗是存心挑眼儿，歌颂光明又要歪曲了英雄人物的形象。

我怎么办呢？从前禅宗的和尚鼓励人将两片皮挂在墙上，据说这是成佛的一条道路。这对于我颇为难，因我并不想成佛。即使我真这样做，也难免于风波，这不是宣传退婴保守的思想么？

剩下来唯一的一条稳善道路是无条件顺从我们的直接领导，说得不好一点，像个算盘珠，说得好一点，像个百依百顺的乖巧女孩儿，可是我不能。我也有十分把握，毛泽东不是这个意思，党中央不是这个意思。

对于这样的领导人能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的天地既小得可